



◀陈佩斯和朱时茂曾经是红极一时的小品界搭档。

名家语录

“我们每年电视剧的生产数量太大，每一部都完全原创很难，所以同质化、类型化的现象比较严重。但是我们始终坚决反对抄袭，这个是底线，因为牵涉到知识产权和著作权的问题。只要我们的编剧抄袭，大家都不会同意，不管是谁，不管抄谁的。这是个原则问题。”

——刘和平谈于正被诉抄袭一案。

“人生在世，麻烦琐碎，无非吃喝拉撒这些俗事。人人无非家长里短，七大姑八大姨，传媒中的八卦也不过就是这些内容。但是，有一种爱情是超凡脱俗的，是高悬于所有琐事之上的，说得不好听些，是俾睨众生的。它对所有的世俗规矩不屑一顾，我行我素，随心所欲，激情澎湃，自由自在。”

“愿终身随心所欲，不为自己划定任何价值观的牢房，想爱谁爱谁，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，想怎么定义自己的人际关系就怎么定义，哪怕它完全不可归类，完全违反习俗。只要出于自己内心的需求和渴望，就一定是美好的，至少是适合自己的。只需要一点真诚，一点勇气，就可以获得自由。”

——对于自己与变性人伴侣“大侠”的恋情，李银河在《人比自己以为的更自由》一文中如是说。

“大家只顾学英文，看翻译小说，不再看用字精简的中文经典，结果英文没学好，却把中文学坏了，化简为繁，以拙代巧，加上电视、网络推波助澜，讲病态中文变成时尚。”

——对于台湾的“语言癌”现象，著名作家余光中如是说。

“所有艺术家都是‘贱货’，面对困惑和困难时，他有快感”。

——作家毕飞宇

“我的名字叫莫言，但实际上讲话很多，废话更多；平凹先生不叫莫言，他讲话真少，但是名言很多。”

——莫言评价贾平凹

“我已经60岁了，本身是博导，算‘既得利益者’。之前就已经看不惯一些事，打了报告要求退休，现在微博被关，我就更气愤了。”

——西南大学教授倪志安公开举报本校招生腐败，被问及是否担心得罪学校时，他说自己是有心理准备的。

本报实习生 刘娇娇整理

第四届北京喜剧艺术节筹备一年，没逗乐观众，还弄得发起人陈佩斯愁眉苦脸。他原打算充一回土豪，拿着大把的银子广征优秀喜剧剧本。结果，征集80个，只评出一个三等奖。2014年12月喜剧艺术节展演，只演了三部。

难道真如柏杨所说，中国人不会笑了吗？可你往《人在囧途之泰囧》的剧场里看，所有人不都笑得前仰后合吗？问题是，那些制造笑料的人哪儿去了？

“巧妇”陈佩斯难为无米之炊 喜剧，沉重的石头

本报记者 贾凌煜

我们很饥渴， 我们很惆怅

2014年11月26日，陈佩斯现身水立方。这一次他不是走穴表演，而是宣布自2014年6月启动的“京禧原创喜剧剧本征集”活动结果：80部参赛作品，仅评出一个三等奖，一、二等奖都空缺。

唯一的三等奖给了剧本《闹洞房》，作者是一名“70后”女编剧。剧本讲的是两个年轻人要结婚，可是没钱买新房，只能借用别人的房子，由此引出无数可能性。

是陈佩斯太挑剔吗？是，又不是。

半年征集，一共收到67个完整剧本和十几个故事梗概。陈佩斯只挑出了三个感觉不错的，其中较好的便是《闹洞房》。“另外两部作品，其中一个题材太陈旧，脱离了时代，像十年前写的；另一个借鉴了一部国外经典喜剧剧本，这虽然是个好想法，但作者显然没有强大的能力把它完成。”

于是，陈佩斯感慨：出十万元寻觅一部好剧本，竟也这么难！

说起陈佩斯，观众对他的印象，恐怕还停留在春晚。1998年，陈佩斯梳着马辮，涂着红彤彤的脸蛋，憨傻地拉着王爷朱时茂，在舞台上一遍遍地溜圈。谁也没想到，这竟是在春晚舞台上最后的形象。

这十几年，陈佩斯专心做话剧。还是光头、布鞋，还是一脸憨笑，往那一站，便是笑声。

陈佩斯从演员变成了导演、编剧。当年的豪情壮志言犹在耳，喜剧剧本创作却遭遇了最大的难题。“现在的人都浮躁，坐下来写剧本变得很困难。每年电影学院、戏剧学院报考表演的人成千上万，但愿意学编剧爬格子的人寥寥无几，这是让人非常忧虑的事情。”

陈佩斯玩的喜剧相对小众，但这些年来，从电视剧《武林外

传》，到湖南卫视的热门综艺节目《我们都爱笑》，喜剧出了不少，但能让我们笑出来的又有多少？

我们都爱笑， 只是缺少笑的突破口

有两个非常简单的喜剧故事。一个是喜剧大师卓别林跟一头驴在一起。驴老咳嗽，他想给驴喂药水，但是驴一再吐出来。于是，卓别林想到了用管子给它吹进去。没想到在吹的同时，驴突然咳嗽，结果药水全到了卓别林的肚子里。另一个故事与这个如出一辙，是讲给大象喂药面，结果弄了自己一脸，因为大象先吹了口气。

这两个故事一直在表演艺术家姜昆的脑海里。“中国喜剧市场非常大，但现在被一些质量不高的内容充斥着，这应该改变。这两个故事虽然简单，却有巨大的‘笑果’，这就足够了。”

姜昆与导演兼主持人刘仪伟住同一栋楼。有一天下楼时，姜昆碰到了刘仪伟。被问及是否看过《泰囧》时，姜昆谈了自己的三点想法。

“当时我说，第一，它太成功了，能把李安的电影挤出中国；第二，太另类了，相声包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，但这个电影都

在意料之外，没有情理之中；第三，中国的喜剧观众规模还没有形成。”

喜剧观众未成规模，印证了我们都爱笑，只是缺乏笑的突破口，这正是编剧们最头疼的问题。

“让人哭容易，可让人发自内心地笑，太难。”《泰囧》编剧束焕说。现在观众对有规律的东西已经非常熟悉，只有当剧中情景形成一种社会心态的东西后，才会引起观众的笑声。

喜剧是聪明人 下笨工夫

当年重返话剧舞台时，陈佩斯曾说过：“当你抖了一个包袱，观众笑了，你满足了。当潮水一般的笑声涌过来时，你再把新一轮包袱扔出去，它再回来……这事太享受了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方式，比喜剧更能带给演员那么多快乐。”

如今，潜心创作的舞台喜剧《托儿》和《阳台》成功上演，让陈佩斯更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决心。

然而，越是坚守，陈佩斯越是忧心。这不仅源于喜剧创作荒，也源自人才荒。

在我国，专业艺术院校开设音乐表演、戏曲表演、影视表演，

唯独没有喜剧表演，更没有喜剧院系。喜剧教育的缺失，使得喜剧艺术长期存在发展瓶颈。

正因为此，陈佩斯一直活跃在喜剧教育一线。理论上讲，陈佩斯以严肃著称，动辄讲到上下五千年；实践课上，他则常常现身说戏，不论是农民工、处长、悍妇还是小三儿，各种角色都是信手拈来。

对角色的理解靠的就是演员的悟性，只有根据剧本结构，在舞台上带着观众玩进玩出，才算成功。有悟性的演员，对于喜剧剧本创作也有独特的理解，比如陈佩斯。

“对《阳台》的剧本，我不知道发呆了多长时间，呆到自己都快傻了。喜剧剧本的创作，完全就是自己折磨自己，自己跟自己对抗。一个剧本结束后，又得一切重来。”陈佩斯不是科班出身，同样不是科班出身的编剧还有四成多，他们依旧走在写剧本的道路上。每次写一部剧本都是翻一座山，如果看着山发倦，最好的办法是撤退。但是只要做了，就有自己的所得，这条路走了，就有收获。

席勒说过，当人游戏的时候完整，当人完整的时候游戏。其实，喜剧就是聪明人下笨功夫。演员也好，编剧也罢，莫不是如此。

